不是長短褲，重點是態度。

品格的力量

西洋人文經典 第88-89講延伸閱讀

（引聯合報3月19日【記者鄭惠仁/台南市報導】）

「台南女中學生不滿教官嚴格管制服裝，上千名學生十五日在朝會上脫長褲，……擔任生活組長的陳姓教官，上月間從嘉義高工調到台南女中，規定學生服裝不能混搭，未換季前必須穿著冬季制服，且制服內的衣服必須是白、黑或深藍色，不可以上身穿長袖，下身穿短褲；違規者，罰午休時掃地。」

希臘神殿神諭「勿過分」現代啟示錄

從小到大，老師們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年輕時，一個人往往會任性地過生活，而這樣會吃虧的。如果這個人性情剛烈，情緒容易激動，不加以控制，他就會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不可預期的爆發。

我們平常所謂的「修養」，就應像將蒸氣抑制在蒸汽機內一樣，透過「滑閥」和「控制桿」，加以調整和控制，使這些情緒，能夠爲人所控制和使用。希臘文化所講求的「節制」、「勿過分」就是這個意思。

大人的態度決定孩子的接受度

但是，在現代的自由氛圍下，談「節制」、「勿過分」談何容易？「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生活隨意輕鬆愉悅，才是人人所要追求的，誰又願意將每天的生活置入軍事管束之中，連要求只能穿長褲、不准穿短褲，都成了一種需要抗議的負擔，「節制」——這個談品德必備的字眼，現在看來格外刺眼！

其實，「節制」、「勿過分」所要求的「秩序」，本來就是內具於人性之中，並爲每個人所衷心期待的。人，既然是理性動物，「秩序」不就是「理性」的另外一個名稱。換言之，「秩序」，怎麼可能不爲人所接受呢？

所以，重點不是「秩序」的問題，而應是教導「秩序」時，老師的態度的問題。具體地說，並不是長褲或短褲的問題，而是發布這個規定時，老師的態度問題。

長久以來，我們是以教官來負責一般孩子的道德問題，當然，道德果然會成爲一個嚴肅的「問題」，只要提及「公民與道德」，誰不帶著幾分抗拒、幾分無奈。

其實，道德是屬於人性的，也一定會爲每個人所喜歡接納的，何不放輕鬆，一種遊戲且沒有強迫的嘉勉互動，才會培養有德的孩子！

何妨把它當成一種遊戲

富蘭克林談秩序

「秩序」這一項美德要求我統籌規劃時間，所以我把這本小冊子的每頁裡，都劃一天為24個小時，把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都詳細地紀錄如右：

早上	問題：今天我預計做些什麼好事？	5至7點：起床、洗漱、禱告，安排全天的工作，立定一天的決心，讀書、早餐。
		8至11點：工作
中午		12至1點：讀書、查帳、午餐。
		2至5點：工作
晚上	問題：今天我都做成了什麼好事？	6至9點：把東西收好放回原處，晚餐、聽音樂，或娛樂，或聊天。反省一天的行爲。
夜裡		10點至第二天早上4點：睡覺

我用這個方法來實施自省的行為，計畫剛剛完成，我就開始持之以恆地堅持執行。起初，我發現自身的很多缺陷，遠比我預料的還要多，這使我驚訝異常。不過，沒過多久，我就發現錯誤在不斷減少，這使我非常滿意。完成一個周期的鍛鍊以後，我再把表格中的錯誤標記都擦除，好留出空白格子，方便為下一個周期重新做標記。經過這樣反覆的擦除，小冊子不久以後就到處是洞了，所以小冊子經常需要重新訂製。為了不再那麼麻煩地換新本子，我把表格和箴言等都騰在備忘錄的光潔紙板上，用紅墨水劃出線，可以用得更久。而且，我用黑鉛筆為所犯的錯誤做記號，如果要擦掉的時候，只用一塊濕的海綿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了。

我為「秩序」這一美德花費最多精力。我發現，如果像印刷工一樣只做機械的工作，完全可以實現這個計畫。不過由於做老闆必須和外界交流，所以常常需要按照別人的時間安排來接洽，因此不可能嚴格執行這個計畫。另外，我也發現，想把東西、紙張都按照一定的方式條理擺放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我小時候記性特別好，所以沒能形成規矩擺放的習慣。在這方面，我的老毛病經常復發，使我幾乎想放棄這個想法。

這正像我的鐵匠鄰居遇到的那個人，他從鐵匠那裡買了一把斧頭，要求把斧頭面都磨成像刀刃一樣光亮。鐵匠答應給他磨斧頭，不過要求他自己幫忙旋轉砂輪。鐵匠把斧頭面緊緊地壓在砂輪上，所以旋轉起砂輪特別吃力，於是，那個人一會兒就跑過來看磨得怎樣了。後來，他寧可把原來那樣子的斧頭拿走算了，不想再磨得像刀刃一樣光亮。鐵匠說：「別走啊！接著轉，斧頭還到處是斑點呢！「這樣就行了，我喜歡這樣磨了一半有些斑點的斧頭。」那個人回答說。

我想，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但是他們沒有像我一樣使用一些方法來破除困難，一旦發現為了形成美德，摒除惡習很困難，他們往往就不再繼續為之奮鬥了，而且還會說：「我喜歡這樣磨了一半有些斑點的斧頭。」我因為要成為一個在道德上趨於完美的人，所以有很多時候，對一些看起來很有道理的事情進行省思，後來我發現這一舉動顯得很無知。如果我現在的所作所為讓別人知道的話，我一定會成為他們的笑料。另外，倘若一個人的人格真正趨於完美，難免招致他人的嫉妒和懷恨。因此，明智的人往往使自已留有幾分不足。

現在我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再靈光，我非常明顯地感到，沒有養成「秩序」這個習慣是多麼不方便。在努力形成這一美德的過程中，我感到這畢竟要比不努力好得多，也快樂得多。這正和那些練習書法的人一樣，雖然他們經過一再地努力，書法也不能像字帖那樣的完美，但是水準一定會得到提高。

（本文節選自德威國際文化「世界最經典的勵志奇書」富蘭克林自傳續篇）

JULY 7, 2003
www.time.com AOL Keyword: TIME
SPECIAL ISSUE
TIME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BEN FRANKLIN
PLUS: His Seven Great Virtues
BY WALTER ISAACSON

美國「時代」週刊2003年7月7日以富蘭克林為封面人物。時值美國建國227週年系列報導專題。週刊列舉了富蘭克林七項偉大的美德：反對暴政（An Aversion to Tyranny）、新聞自由（A Free Press）、風趣幽默（Humor）、謙遜（Humility）、在外交政策上抱持理想的唯心主義（Idealism in Foreign Policy）、和解折衷（Compromise）、氣度（Tolerance）。

項羽V. S. 劉邦・漢尼邦V. S. 費邊

英雄悲歌

大多數人都是「英雄崇拜」

十九世紀，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中指出：

「宇宙的歷史，就是人類在這世界上的成就史。」

而「歸根結底，也就是那些在這裡有成就的偉人史」。這種能夠創造時代的偉人，他稱之爲「英雄」。英雄最明顯的特質，就在於他有著堅定的信仰：他說：

「一個人真正對某樣東西發生信仰，他就會把這樣東西真正存於心底，他能夠肯定，這是他和神祕宇宙間的一種主要關係，他的責任和命運全部寄託在這上面。」

英雄，是有色彩的、是轟轟烈烈的。其實，這世上不止卡萊爾，大多數人都有「英雄崇拜」的強烈傾向。

英雄的結局通常是具有悲劇性的！就像羅馬格鬥場上的鬥士，他臨死時所擺出的姿態，自己感覺是某種走向終點的壯烈，但在格鬥場觀眾的眼裡，僅是一種娛樂。

老子（詳中國人文經典第15-16講）是不贊成「英雄崇拜」的。他認爲，「英雄」固能在歷史舞臺上捲起千堆雪，但實際上，「英雄」生命是脆弱，甚至不足以成事的；因爲他太注意及自己的「自我感受」了。例如，有一天有名的伯爵夫人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詳西洋人文經典第76講）上戲院，起初盧梭不肯，後來勉強答應，而他的條件是絕對保密，他說「他不要在那裡，被整個世界發現！」但在戲院中，簾布還是無意中被拉開了，觀眾認出他來，但卻沒有對他有多大的注意！於是他發了很大的脾氣，整個晚上都很不高興。

這位伯爵夫人完全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盧梭並不是因爲被人看到而不高興，而是爲了大家發現到他，卻沒有向他歡呼而心忿難平。這種不貼近「現實」，而注意自己「內心感受」的，便是「英雄主義」的心態。老子說：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誇者不長。」（「道德經」第24章）

「自我中心」的人，能顯一時之姿彩，但結果總是讓人慨嘆！

「項王非政治家」

司馬遷（約西元前145年-西元前87年前後。詳中國人文經典第99-100講）的一生是個悲劇，在他眼裡，項羽（西元前232-西元前202）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所以，司馬遷是很欽佩這位悲劇英雄的，因此在「史記」的「本紀」中也把項羽列於其中（「本紀」爲歷代帝王的傳記），表示對他的一種尊重吧！自此以後，很多人懷念這位失敗的英雄，李清照（詳中國人文經典第59講）也曾寫下這麼一首詩：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當然這首詩，不是爲懷念項羽而寫，而是基於宋朝君臣在女真侵略者面前退卻逃跑的可恥現象有感而發的，主要用意是藉著項羽之死，批評那些腐敗無能、貪生怕死的文武官僚。但李清照畢竟是讚佩項羽「不肯過江東」的英雄氣概的。項羽爲何不肯過江東？江東有千里，人也有數十萬，他可以退爲一方之霸，也可以捲土重來，明明有生路，卻爲何偏偏選擇絕路呢？

項羽是貴族之後，在他身上，似乎還能看到春秋戰國時代「士」的精神與傲氣，他自己可能也沒有確實想過，打天下應是有所圖謀的，正如毛澤東所評斷的：「項王非政治家」。出兵以來，項羽就是以「復仇者」的俠客姿態出現，或者爲「秦亡楚」或者爲「章邯殺了他的叔父項梁」，在他的所有行爲中，幾乎看不到有什麼謀利的企圖。對於項羽在鴻門宴上沒有殺掉劉邦以至於養虎遺患，史家們總認爲是項羽性格上的優柔寡斷，或許不是！他坑殺章邯士卒二十萬人時，何曾優柔寡斷過？其實是項羽根本不想殺劉邦，因爲他不屑用這種不光明的手段來殺一個弱者，尤其是在吃飯期間，殺掉一個曾經併肩作戰的戰友，這顯然不是大丈夫所爲！即使他料到這人日後會給他帶來麻煩，他也不願意這麼做，這是他的英雄主義！

英雄項羽不屑走

其次，將秦滅了之後，項羽似乎對當皇帝、統一天下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只想復興楚國，大封諸侯。項羽把自己一手打下的天下，又分封給十八路諸侯，而這些諸侯在滅秦大業中，除了起哄和旁觀以外，基本上也都沒有做出什麼實質貢獻。但項羽也沒說什麼，把天下封給這些人。他自己最想做的，不過是當上楚王，然後回到故鄉，讓父母子弟看到他的榮耀。

垓下之戰，韓信將劉邦周勃軍隊聚集起來，全面攻擊楚軍，楚軍慘敗，項羽是不服氣的。他不會因爲沒有得到天下而惋惜，他內心難平的，是爲什麼會輸？他給自己的答案是：

「這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最後，在烏江邊，一位亭長早已準備好船隻，準備送項羽渡江。但這位英雄，已決意以一場酣暢淋漓的搏殺，痛快地結束自己的一生，作爲貴族的項羽不會走，作爲英雄的項羽更不屑走，貴族與英雄，尊嚴與理想是生命最大的意義，至於現實如何，他們是不會去問的。

英雄漢尼拔不屑打

另一位羅馬英雄漢尼拔（Hannibal Barca，西元前247-西元前183。詳西洋人文經典第20講），他的行事作風較諸項羽不遑多讓。

這是一個歷史之謎。漢尼拔曾率軍一度兵臨羅馬城下，離城牆也只有五英里之遙。當時他在已能看見羅馬城的河畔紮營，羅馬居民一時陷入驚惶失措之中，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來抵擋這不可能戰勝的敵人，他們只能做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能夠拿武器的人，守住城門，女人和兒童們則運送石頭和投石器，而田野的人，都匆匆回到城內，到處是悲泣聲、祈禱聲。據說漢尼拔曾繞過河源，偷偷偵察了這個他辛苦攀過阿爾卑斯山最想要攻擊的目標。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漢尼拔率軍離開了，沒有人知道爲什麼。

但我們猜測漢尼拔不打羅馬的理由，和項羽在鴻門宴上不殺劉邦應該是一樣的。

打敗仗、丟面子，是古文明的涵養。

與漢尼拔對峙的另一位獨裁官費邊（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西元前280-西元前203），他與漢尼拔一路周旋，屢吃敗仗，但卻力保羅馬於不墜，他爲世人在「英雄」迷思之外，另外樹立一個「現實」的典範。

丹麥作家卡埃蒙克在他的劇作「坎尼戰役前夜」，安排了一幕羅馬費邊和迦太基漢尼拔的對話。羅馬將軍費邊是一位性格堅毅、深思熟慮的老人，他知道他的對手深入敵軍，想要生存下去必須征收給養，羅馬只須堅壁清野，不要直接與敵軍接觸，就會漸漸削弱敵軍的力量；而漢尼拔是位軍事天才，他急於求勝，以瓦解羅馬的義大利同盟。丹麥作家讓兩位大將戰前相遇，作一場戲劇性的談話。當然，實際歷史上坎尼戰役的羅馬獨裁官並非費邊，因爲費邊退讓的拖延戰術，元老院已逼他下野。

漢尼拔：現在通往羅馬的道路已經打開了！

費邊：通往羅馬的道路是打開了，不過我勸你不要走這條路。因為羅馬的城門沒有打開。羅馬人將再度任命一位像費邊這樣的老笨蛋，你向他進攻，他就退卻，你在另一邊找到他，他又不光彩地逃跑，就這樣重覆著。這樣你們迦太基就會問：我們是取得是什麼樣的勝利？記住！你們民族缺乏打敗仗丟面子時應有的那種古文明的涵養。而羅馬只知道要堅持下去。正是這點簡單的理智，使他們成了世界的主人，只要山頂朝上，海洋有水，羅馬人就會堅持下去。

西元216年的坎尼大戰，羅馬軍隊7萬6千人中有7萬人死於戰場，漢尼拔大獲全勝。這場戰役羅馬再度失敗，不光彩地失敗了。但羅馬沒有被毀滅；漢尼拔大勝，但誰也不會想到，在他重創對手之後不久，被毀滅的，竟然會是自己。

起兵就是要得天下，要什麼英雄。

劉邦（西元前256-西元前195）能得天下，在於他看穿英雄主義的迷思，他清楚地知道他爲什麼起兵，起兵就是要得天下，要什麼英雄？在「得天下」的前提下，他可以退、可以跑、可以求饒，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劉邦看上了張良，張良是篤信道家智慧且重視現實的人物，他學了十年的「太公兵法」，教他如何將道家智慧現實成功結合起來。

太公兵法：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在漢王朝功臣們日夜爭功，甚至連蕭何、曹參都捲進功臣位次之爭時，劉邦卻獨獨對「未嘗有戰功」的張良說：

「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當時，齊國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三萬戶是功臣最高的封賞。即使是論功第一的蕭何也不過是一萬戶，張良竟會是他的三倍，而且還可以自擇封地。當然張良是值得這個封賞的，因爲沒有鴻門宴的調度、垓下決戰的策略，劉邦是不會有今天的。張良卻謝絕這高厚的封賞。他說：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留縣不是一個富庶地區，但他是劉邦與張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張良請求封留縣（江蘇沛縣東南），不僅表達了謙遜，而且還表達自己與劉邦君臣知遇的情感。這樣不爭名利，只重情誼的表白，令劉邦十分感動，漢王朝的功臣們，也只有張良算是全身而退。

一場楚、漢相爭，是一場生命兩種型態的對談，無所謂勝與負，不過讓後代更能了解自己罷了。

中國人文經典第22講延伸閱讀